



会跳舞的春联

【逆旅拾光】

□文鹏

在众多春节习俗中，比起除夕宴，更有仪式感的当数贴春联。一副副春联就像扭秧歌的红绸带，只要它舞起来，这个年才红火热闹。

通红的春联是过年的标配，也是新春的宣言书。

我的少年时代是在鲁西北平原度过的。我那里有个习俗，如果家里有亲人去世，三年内是不贴春联的。到了年初一，男女老少出来拜年，看到谁家没贴春联，一般是不进门的。

那时候，孩子最盼的是过年，不用干农活，不用去上学，有平日吃不到的美味，有捂着耳朵才敢放的鞭炮，可以穿新衣服，可以挣压岁钱。

比起别人的孩子，我多了项特殊又光荣的任务，得帮大爷晾春联。

大爷是部队转业干部，离休后回到村里住，写得一手好字。距离过年还挺远，四邻八舍早早买好红纸，送到大爷家，让他代写春联。

大爷写春联，总是根据各家的情况而定。这家堂屋几间，偏房几间，那家新媳妇过门，添丁生子，该写什么内容应景，全在脑子里装着。

对农家来讲，每间房都有它独特的意义，理应搭配属于它的“意中对”。这样的对联才有意义，耐看。不像现在大集上卖的，流水线作业，一个模子出来。当然了，那时候有钱也没处买去。

一张大红纸平铺在八仙桌上，大爷左右比量，上下对折，用刀子一一裁成对子，横批还有门芯，“福”字用纸。这个活，大爷从未让我帮忙，怕我裁错了，浪费。

裁好纸张，乌黑油亮的墨水倒进小瓷碟里。他微微躬下身子，长吸一口气，提起毛笔，蘸足墨水，笔锋顺着细长的红纸游走，伴随手腕运转，一个个带着体温的大字，次第花开。他写字的样子，犹如春天的舞者。至今想起来，仍历历在目。

大爷爷边写边教我写对联的好知识。上联贴右面，下联贴左面。如果上下联不好区分，还有一个诀窍，从最后一个字的发音来判断。上联末字是仄声（三声四声），下联末字是平声（一声二声）。比如，“一夜连双岁，五更分二年”，上联“岁”是四声，下联“年”是二声。

我候在一旁，待写完一个对子，便拿到一边晾。堂屋摆满了，再摆到庭院里。偌大的院子，阳光洒满地，一幅幅春联整齐列队，如同一片片朝霞，一簇簇红玫瑰。

我就像一只勤劳的小蜜蜂，来回穿梭于厅堂和庭院之间。有一次，我刚放下一副新鲜出炉的对联，小院风乍起，吹皱满院春联，起舞尽开颜，不但顺序被打乱，墨迹未干的还被涂成大花脸。真是清风不识字，何必来添乱。

大爷爷有意培养我写毛笔字，教我怎么握笔，怎样横平竖直。他想等他不动时，得有人承接。我很认真地练了，但随着对联一贴，年一过，练字也就抛到一边。如果每个月都过年该多好啊，这样月月写春联，说不准我的毛笔字就练出来了。

千门万户瞳瞳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我家贴春联的活，非我和父亲莫属。

首先得打好糨糊。找个小铁锅，放到火炉上，倒进清水，将面粉调成不稀不稠的面汤，边加热边搅和，咕嘟咕嘟的气泡冒出，便大功告成。热气腾腾的糨糊，搭配火红的对联，使得年味更加浓稠。

好比冬去春来，贴春联是讲究次序的，必须从庭院大门开始贴起。贴之前，父亲定会先将大门关紧。老家有个说法，如果关不紧的话，“福”便会悄悄从门缝里溜掉。

有一年，北风刮得正紧。我手中提的春联随风起舞，唱着欢快的歌。突然，关好的大门被淘气的风吹开，而对联只贴了上联，还没贴下联。父亲慌了，扔掉糨糊刷子，赶快把门关上。为此，我担心了好一阵子，怕“福”真的溜走。过了几天，没见不祥的事发生，慢慢也就忘了。现在想想，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福气，哪能轻易让风吹走呢？

贴新春联时，我最不爱干的活，是铲掉旧春联。尽管墨迹犹存，但红纸已泛白，那是风吹日晒打下的烙印。随着小铲子挥动，纸屑纷纷落下，仿佛时光撕成的碎片。可是，去年贴它的时候，似乎伸手就能摸到啊！人生匆匆之感，最容易在贴春联时涌现。不禁一声轻叹，迎新为何要辞旧呢？

院门上的春联，贴过“忠厚传家远，诗书继世长”，贴过“向阳门第春常在，积善之家庆有余”。父亲认为春联除了喜庆，还得有格调，像“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达三江”之类跟钱沾边的，压根就没让大爷爷写过。现在想来，我家一直没发财，原来父亲压根就没做过发财的梦。

贴完院门，再贴屋门。贴屋门必定从奶奶住的堂屋开始，多数年份会贴“福如东海长流水，寿比南山不老松”，还会贴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”。我只要看到这样的对联，就知道给奶奶房门上准备的。

贴完奶奶房间的，再贴父母房间，最后贴偏房。厨房会贴上“饭菜飘香”，粮仓会贴上“五谷丰登”，畜圈会贴上“牛肥马壮”。红红的对联一贴上，就跟新娘子换上嫁妆，喜气溢满小院。大黄狗摇着尾巴一会瞅瞅这屋，一会瞧瞧那屋。老牛瞪着圆圆的大眼，像打起两盏小灯笼，慢悠悠地嚼着草根，分外香甜。

除夕夜的烟花映得春联更红。大年初一，大家早早出门拜年。你会发现，不论谁家的房门，或斑驳或簇新，齐刷刷贴满了大红春联，红红火火，热热闹闹。春联只要贴上好，至于上面写的啥、写得咋样，没人会在意。

真遇到几个懂行的，也会评头论足一番。大爷爷写的对联，用的是正楷，方正遒劲，一眼便能认出，总少不了几句夸奖，“还是老爷子的字在体，越写越好”。村里还有位老教师，喜欢用草书写，龙飞凤舞的，有些字根本认不出来，甚至猜都没处猜。同一副对联的同一个字，你说东，他念西，各说各有理，还真较上了劲，今天分不出对错，这年就不拜了！最后，非得把那位老教师请到现场，弄个究竟，才肯罢休。

字读错了，甚至上下联贴倒了，那都不算事，还有闹更大笑话的。记得是牛年春节，村西头老张家大字不识一个，横批“牛羊成群”本来是贴在牲口圈上的，结果他当成“牛年吉祥”，直接贴在堂屋门上，被当笑话讲了好多年。这自然成了教育孩子好好念书的绝佳教材。

一年又一年，跟树的年轮一样，一圈圈往外扩大。时光一边给予，也一边带走。大爷爷连他写的春联早已叠在岁月的褶皱里。我呢，也变成了父亲当年贴春联时的样子，领着我的儿子，就像父亲领着小时候的我。

现在想想，十分感激大爷爷和父亲，他们让我在童年时期能与新春佳节有那么亲密的接触，让传统文化的厚重和温情注入我幼小的心田，终生伴我成长。每当我回到农村过年，看到红红的春联飞在每家门框上，便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。我感觉，春联上的每一个字都会跳舞，带着灵动，带着欢喜，带着对好日子的期盼，年年跳、天天舞，在记忆中永远不会消逝。

□赵柒斤

【顺其自然】

『年』是一道召回令

中午还在路旁卖烤地瓜的老吴师傅，傍晚见到我时说：“过了小年，我要回家了，这几个烤地瓜送给你。”

走进小区大门口，几位正在砌花圃的外地工匠师傅忙着收拾散乱堆放的砖头、泥浆。见他们在砖头、泥浆堆上搭盖塑料布，我不解：“明天要下雨吗？”“不是啊，我们要放假回家过年啦！一过小年，家里人就催回家啊！盖起来防扬尘……”

“回家过年”四字，无论是从老吴师傅嘴里说出，还是出自外地工匠师傅之口，都显得特别有穿透力和兴奋感。

对“回家过年”急迫的还有楼下小卖部的小汤。当天晚上，几位朋友来我家小聚，我下楼想去小卖部买些瓜子水果待客，却见小汤正在锁门。我问他今晚赶着去做什么，他答：“家里人催我们回家过年啦。在

广东打工的哥嫂和长沙工作的弟弟都回去了。”

我来这座小城生活已20多年。刚住进这里时，小汤的小卖部就存在。一间小店夫妻俩守着，从早到晚、从冬到夏，每天开足十八九个小时。早上出门，不论早晚，小卖部永远开门迎客；偶尔夜深回家，即便十一二点，小店依旧灯火通明。我曾开玩笑说小汤修炼过“金刚不坏之身”，否则哪有那么好的身体和精力……从小汤手里接过货品时，我才注意楼下一排门面房不少已放假回家过年了。

在我们中国人心中，“年”就是一道召回令，没什么比回家过年更大的事。家乡宛如一块磁铁，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围拢而来。这个“归”并非简单的返回，而是为了更好地慰藉乡愁、享受亲情、重温乡味、积蓄能量。想到几天后，我也将回家过年，心中的喜悦立刻奔涌而出……

□李惠艳

【私房记忆】

年糕香里岁月长

过了小年，春节的脚步更近了，鼻尖最先捕捉到的，是母亲做年糕时飘出的甜香。那香气裹着糯米的醇厚与红糖的温润，漫过老屋的窗棂，也漫过我记忆里的岁岁年年，成为刻在骨血里的年味符号。

母亲做年糕，向来是从选米开始就格外用心。她会挑颗粒饱满、色泽莹白的圆糯米，提前浸泡在清水中，要泡足一整天，直到米粒吸足水分，用手一捻便碎成粉末。浸泡糯米的盆就放在堂屋角落，母亲每日早晚都会换一次水，指尖抚过圆润的米粒，眼神里满是对新年的期许。

蒸米的时辰定在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厨房就亮起了暖黄的灯。母亲将泡好的糯米沥干，倒入竹制的蒸笼里，铺得均匀厚实，再盖上锅盖，用柴火慢慢蒸。火焰舔舐着锅底，蒸汽顺着蒸笼的缝隙溢出，带着淡淡的米香，一点点填满整个屋子。我趴在厨房门口张望，母亲总笑着挥手让我离远些，怕蒸汽烫着，眼底却藏不住温柔。

米蒸得软糯透亮时，就该捶打了。母亲将熟糯米倒进石臼，拿起沉重的木槌，一下一下捶打起来。木槌落下的声响沉闷而有节奏，与母亲的呼吸交织在一起。糯米在捶打下渐渐变得黏稠，黏住了木槌，也黏住了时光。我偶尔会凑过去，想帮母亲捶几下，却总被木槌的重

量压得歪歪扭扭，母亲便笑着接过，任由我在一旁捣乱。

捶好的年糕分成两份，一份拌上红糖，揉成圆圆的团子，是我最爱的甜口；一份撒上少许盐和葱花，做成方形，供家里人配粥吃。母亲的手粗糙却灵巧，揉好的年糕大小均匀，纹路细腻，再用模具压出简单的花纹，一个个摆放在竹筛里晾干，模样精致得像件艺术品。

晾干的年糕，吃法多样。煎年糕是我的最爱，母亲在平底锅里倒少许油，将年糕切片放入，小火慢慢煎至两面金黄，外皮酥脆，内里软糯，咬一口，甜香在嘴里化开，暖到心底。煮年糕则是冬日里的慰藉，放进鸡汤或排骨汤里，吸足了汤汁的鲜美，每一口都满是温情。

后来离家远行，吃过不少地方的年糕，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有的过于甜腻，有的口感偏硬，都不及母亲做的年糕，藏着恰到好处的温柔与暖意。每次过年回家，母亲总会提前做好年糕，等我归来。看着她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，看着蒸笼里溢出的蒸汽，便知这才是新年该有的模样。

母亲的年糕，蒸的是岁月，捶的是牵挂，包裹着最深沉的母爱。它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，更是心底的寄托，提醒着我，无论走多远，总有一份温暖在故乡等候，总有一份牵挂，藏在烟火氤氲的年糕香里，伴我岁岁年年。